



□刘雨涵

作为王牌种子选手的思文宣布从《脱口秀大会》退赛,原因就俩字:不想。原本她选择了婚姻的话题,但是刚刚经历了和程璐的离婚,思文觉得自己当下已经无法可说。不过离婚之后还能坐在一张沙发上接受采访,在我的印象中,思文和程璐应该是演艺圈里的第一对。

同为脱口秀明星,思文和程璐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婚姻关系。在第一季的《脱口秀大会》舞台上,思文将当时还是自己老公的程璐称为“睡在我上铺的兄弟”,并且说她和程璐的关系就是“男女之间的纯友谊”。7月23日,程璐发文官宣离婚,“从夫妻做回了兄弟”。思文回应说,“是真兄弟了”。

言语之间可以用幽默和调侃来掩盖和欺骗,可是看两人采访的视频,思文脸上的憔悴和程璐眼神的呆滞是显而易见的。思文直言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低谷,已经无法给大家带来欢乐,需要休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

就在今年3月份,我才刚刚专访了程璐,他当时还分享了不少自己婚姻的经验。当时的程璐觉得,两个人心灵上的连接感,可以打破生活中柴米油盐的各种琐事。他认为自己和思文的婚姻关系就是互相督促、互相进步。他反对在婚姻关系中过于强调付出,“付出是一个很消耗、很累人的东西,因为付出很容易让人疲倦,让人觉得不值得,或者带来抱怨。我觉得一直进步比一直付出更好。”

一起进步,确实比较符合程璐对思文“生活密友”和“工作伙伴”的定位,但是作为婚姻中的夫妻,应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。如果程璐再回看他当时说的这段话,不知道会不会作为自己婚姻解体的注脚。

让思文一个人面对亲人离世和开刀手术,应该是两个人婚姻产生裂缝的一大原因。两年前,思文最重要的亲人去世,她自己又要经历开刀手术,而当时的程璐却需要为了《周六夜现场》进行三四个月的封闭式创作。程璐说,

做,还是需要陪伴,在人生的重大时刻不要缺席。”而思文觉得,他们的婚姻终结于“生活得过于独立”,“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,需要很好地平衡和把握,不是那么容易的课题。”

思文和程璐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。两个人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认识的,当时思文觉得台上的脱口秀表演者都没有主持人好笑,而那个主持人就是程璐。后来在脱口秀俱乐部的QQ群里,程璐调侃思文的名字说:“思文可以扫地。”而思文回复,“不,思文只能败类。”两个人就热络地聊起了天,搞得睡眠都严重不足。思文把程璐介绍给自己爸爸,她爸不解,“你到底看上他什么?”思文说,“因为他足够好笑。”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,思文想,“过不下去大不了就离婚呗”。因为思文家里所有的女性都离过婚,她自己对于婚姻也没有抱太高的指望。可是多年以来,她却成了家族里婚姻关系最稳定的女性。

在两个人的婚姻中,看似思文是强势的一方,但其实程璐才是那个真正的主导者。原本思文在深圳的一家国企里有着稳定的工作,但是因为程璐一心要到上海搞脱口秀,歇斯底里地挣扎了好几年的思文终于辞职,和程璐一起当起了沪漂。思文走上脱口秀的舞台,也是一路被程璐推着走。当思文被创作和表演的高压环境击垮,她会崩溃地冲程璐大喊,“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脱口秀!?”程璐享受着“思文老公”的称号,他说,“上一次使用这种方式命名的人,是‘居里夫人’。”

两个人还创新了很多婚姻中的相处模式。比如吵完架后有主动和好的值日表,这次你主动和好,下次我主动和好,轮流来。在程璐看来,“每次都是我找你道歉,就会让对方觉得亏欠你,而亏欠感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。把和好这件事形成制度化,就没有那么多争执了。”在做家务方面,两个人还曾经执行过微信转账给对方的方式来分配家务。

她和程璐说,把婚姻渲染成童话是一件非常不理性的事。“应该从小给孩子灌输一个道理,婚姻不是什么神圣美好的事情,婚姻就是两人的利益共同体。大家要一起战斗,一起维护家庭的最终目标。一起扶持走过一段路,这么想你才不会对它失望。”

而程璐也不赞成将婚姻浪漫化的论调,“我们就像一起航行的伴侣,都在一条大船上,也会有自己的小船。有时候一起前行,有时候需要分开,坐上自己的小船去看看不同方向的风景,回来交流一下,但始终都是要一起往前的。说到底,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人。‘需要’这个词听起来好像不浪漫,但就是这些不浪漫的东西才能长久。”

也许正是这种理性化的态度,才能让他们的婚姻能够安全续航7年,可是也没办法继续支撑两个人继续携手走下去。思文和程璐的“兄弟式婚姻”,在加入了幽默、进步、成功、理性、信任等各色佐料炖煮之后,还是变成了让人难以下咽的苦水。不想被世俗间婚姻法则所规训的两个人,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现实的圈套。

在《脱口秀大会》最后的采访环节,思文和程璐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,复盘他们的婚姻。程璐反说,“婚姻还是有很多功课要

●●●  
一  
期  
娱  
会

## 思文和程璐的『兄弟式婚姻』



“夫妻就是这样,有时在一个项目里互相陪伴取暖,有时也会被丢到不同地方。”而思文在经过了巨大的痛苦、孤独和无力感之后,告诉自己,“人在本质上就是要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人生”。当时下面有网友留言,“我觉得思文只是在故作坚强、自我安慰。”

在《脱口秀大会》最后的采访环节,思文和程璐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,复盘他们的婚姻。程璐反说,“婚姻还是有很多功课要

做,还是需要陪伴,在人生的重大时刻不要缺席。”而思文觉得,他们的婚姻终结于“生活得过于独立”,“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,需要很好地平衡和把握,不是那么容易的课题。”

思文和程璐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。两个人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认识的,当时思文觉得台上的脱口秀表演者都没有主持人好笑,而那个主持人就是程璐。后来在脱口秀俱乐部的QQ群里,程璐调侃思文的名字说:“思文可以扫地。”而思文回复,“不,思文只能败类。”两个人就热络地聊起了天,搞得睡眠都严重不足。思文把程璐介绍给自己爸爸,她爸不解,“你到底看上他什么?”思文说,“因为他足够好笑。”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,思文想,“过不下去大不了就离婚呗”。因为思文家里所有的女性都离过婚,她自己对于婚姻也没有抱太高的指望。可是多年以来,她却成了家族里婚姻关系最稳定的女性。

在两个人的婚姻中,看似思文是强势的一方,但其实程璐才是那个真正的主导者。原本思文在深圳的一家国企里有着稳定的工作,但是因为程璐一心要到上海搞脱口秀,歇斯底里地挣扎了好几年的思文终于辞职,和程璐一起当起了沪漂。思文走上脱口秀的舞台,也是一路被程璐推着走。当思文被创作和表演的高压环境击垮,她会崩溃地冲程璐大喊,“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脱口秀!?”程璐享受着“思文老公”的称号,他说,“上一次使用这种方式命名的人,是‘居里夫人’。”

两个人还创新了很多婚姻中的相处模式。比如吵完架后有主动和好的值日表,这次你主动和好,下次我主动和好,轮流来。在程璐看来,“每次都是我找你道歉,就会让对方觉得亏欠你,而亏欠感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。把和好这件事形成制度化,就没有那么多争执了。”在做家务方面,两个人还曾经执行过微信转账给对方的方式来分配家务。

她和程璐说,把婚姻渲染成童话是一件非常不理性的事。“应该从小给孩子灌输一个道理,婚姻不是什么神圣美好的事情,婚姻就是两人的利益共同体。大家要一起战斗,一起维护家庭的最终目标。一起扶持走过一段路,这么想你才不会对它失望。”

而程璐也不赞成将婚姻浪漫化的论调,“我们就像一起航行的伴侣,都在一条大船上,也会有自己的小船。有时候一起前行,有时候需要分开,坐上自己的小船去看看不同方向的风景,回来交流一下,但始终都是要一起往前的。说到底,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人。‘需要’这个词

听起来好像不浪漫,但就是这些不浪漫的东西才能长久。”

也许正是这种理性化的态度,才能让他们的婚姻能够安全续航7年,可是也没办法继续支撑两个人继续携手走下去。思文和程璐的“兄弟式婚姻”,在加入了幽默、进步、成功、理性、信任等各色佐料炖煮之后,还是变成了让人难以下咽的苦水。不想被世俗间婚姻法则所规训的两个人,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现实的圈套。



□李睿

●●●  
糖醋理娛

## 野孩子乐队:地久天长

八月尚未出伏,济南闷热的夜晚,一场大雨要来。Livehouse里,野孩子乐队的马雪松调侃天热,乐迷在台下笑着喊:“回西北!”演奏了一首《无花果》作为开场,吉他欢快,鼓点沉稳,质朴的旋律缓缓流淌,野孩子乐队2020年的首场巡演在兰州,济南是他们今年巡演的第三站。

台上,张佺一头银发吹得朝两边散开,有种世外高人的气息,他的话不多,开口就是裂帛般的腔调,一字一句砸在心上,从久远幽深的地方传来: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罩四野。”张佺是主唱,兼吉他,兼口琴,他可以同时表演两到三个乐器,被乐迷们津津乐道。

唱了几首歌之后,全场灯灭,一轮红日挂在舞台上,几个中年男人背着手,开口唱:“黄河的水不停流,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。”这首《黄河谣》没有伴奏,唱出了一代在外西北人的乡愁,甚至不是西北人都会被歌声营造出的“乡愁”所感动,在综艺《乐队的夏天2》中,这首歌唱哭了周迅,唱上了热搜,被观众称为“降维打击”。现场演出的效果更加震撼,唱得人汗毛直立,空气震颤,不少乐迷深受感动,直说“鸡皮疙瘩起来了”。

“2020年的开头大家都很焦虑,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做巡演……最终我们想了一个不那么悲伤,也不那么欢乐的巡演主题——地久天长。”吉他手马雪松说,用《友谊地久天长》作为巡演的结束曲。表演之后野孩子下场,乐迷们疯狂喊着“安可”,没几分钟,他们又回到了舞台上,马雪松说:“每次到了这个环节我们一帮中年人都很尴尬,但是不进行又觉得少了点什么。”返场之后,野孩子乐队唱了《红河谷》《朋友再见》等安可曲,这场演出才算真正结束。

确实如马雪松所说,野孩子乐队是一帮“中年人”,主唱张佺出生于1968年,是乐队的创始人,也是乐队的灵魂人物。他出生在兰州,18岁时开始学吉他、贝斯,早年间在青海工作,后来又到成都、杭州,做过长途汽车售票员,也在舞厅里面当过乐手、伴奏。有乐迷说,张佺像一座雪山,沉默、坚毅、慈悲。暂时离队的张玮玮说,佺哥身上强烈的古风风格,朴素、简单,配得上“智者”。

野孩子乐队已经创立了25年,几次离散重组,生命力依然茂盛。1995年,27岁的张佺和25岁的索文俊(小索)在杭州成立了野孩子乐队,随后一年,他们从家乡甘肃出发沿黄河往内蒙古走,一路采风民歌,包括西北高原的“野花儿”、陕北的“信天游”、内蒙古的“爬山调”等,构成乐队黄河流域民歌传统的基调,张佺说:“一条河流淌一千年或者一千里,你无法想象出它的变化,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脉。”

1997年,小索和张佺在兰州演出,两人在台上站得笔直,眼睛亮亮的,唱:“他们说我的脸上沾满

灰,他们说我的歌有谁来听?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……”坐在台下的张玮玮和郭龙大为震撼,这是他们第一次听野孩子的现场,两个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本土民歌可以提炼出这么有力量的东西,他们决定追随野孩子的脚步去北京,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,两人就住在小索家旁边,硬生生地“挤”进了野孩子乐队。

1999年,野孩子乐队录制了第一张小样《咒语》,并制作了样带发行演出。后来,野孩子的音乐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,张佺和小索在北京开了个“河”酒吧,想让大家有地方排练演出,顺便卖点酒挣点钱,没想到,酒没卖出去多少,倒是把全北京的摇滚青年、文艺青年全招来了。2001年到2003年,一群人在这个小酒吧里听音乐听到天亮,野孩子、周云蓬、万晓利、小河、舌头……越来越多的年轻音乐人从这里走出。

2003年,非典一来,酒吧转让,野孩子走散。2004年,小索罹患胃癌溘然长逝,成为所有人心中的痛。张佺一个人背着冬不拉,从兰州出发去西藏,从西藏到云南。他在路上写了一首《远行》,他说:“北风打在身体和心上,远行吧远行。”

这是野孩子的至暗时刻,乐队的成员们开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发展、讨生活,即使多年过去,早年的“河”酒吧仍被长久怀念。直到2009年,张玮玮和郭龙在丽江演出时与张佺重逢,年少时的拧巴、痛苦瓦解,深埋在心中、专属于野孩子的感情全部燃起,他们逐渐以张佺、张玮玮、郭龙的组合开始演出;直到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,他们再次以“野孩子”的名字演出,算是正式重组,后来乐队又加入了马雪松、武锐。

野孩子的歌大都有“悲”的底色,《眼望着北方》唱“找不到北斗星,我只看见月亮”“我走过了生活,我没听见歌唱”,遍地都是六便士,追梦的人看见了月亮;早年间唱《生活在地下》,他们说“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,爱过的人他不能说出来”,热爱生活的西北汉子与冰冷的地下室,对理想的美梦与热望;他们怀念小索,小索的墓地在兰州郊区的一座山上,他们回兰州有空时就会去山上看看,带着他喜欢的烟和酒。张玮玮偶然看到诗人尹丽川的诗,创作了《石头房子》,歌词中写道:“山岗的旧石板上长满了杂草,空荡荡的石头房子里坐着一个青年,他自己唱歌,自己走路和两只温柔的黄狗说话。偶尔有朋友从远处来,带来了烟和酒,喝完了,他们就下山了”。

2018年,野孩子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录制的专辑《大桥下面》,云南生活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,现在野孩子的音乐更多的是一种经历过重重迷雾后,不惧不迎的态度。历经半生风雨,五个中年男人干干净净,换一个角度看世界,继续创作打动人心的作品,就像他们的金句“真正的民谣是流传而不是流行”。